

唐薇主编

任沧海无痕变转
只愿执着一句承诺

花季梦蝶

第一辑

真心只为你

彭

薇

吉林摄影出版社

006

花
夢
蝶

第一輯

006

真心只为你

彭
薇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张耀天,唐薇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06-506-7

I. 花... II. ①张... ②唐... III. 故事—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046号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

HUAJIMENGXIANGCAIDIE · DIYIJI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387)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

印数:1—3200册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耀天

责任校对:何丽

版式设计:祁中

封面设计:祁中

ISBN 7-80606-506-7/I·50

定价:900.00元 (全1—20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

为什么花谢花会再开
为什么潮来又会潮往
而亲爱的你
为什么我只爱你
不曾改变



内文简介

他们曾是形影不离的三人行，
因为骄傲，他不愿承认爱她，
却也因此让她误以为他爱的是另一个她，
五年来，他和她始终在朋友、
情人的十字路口徘徊，
那横在两人心中的鸿沟始终难迈，
可以对酒吟欢，可以倾诉所有，
但，可以告诉她——他要的不只是朋友吗？

她是个绝代大傻女，
心上人拱手让人不打紧，
情敌出走，还自愿帮情敌看守情人，
真是让人卖了，还感激涕零，
可这一帮可帮出了问题，
他竟倾诉情意，还……
这下可好了，“儿子”逼婚，
看来只好选择异性，牺牲人性，
至于友情嘛——只好暂时委屈一下啰！

第一章

“葛容回来了！”

夏筱竹冲进了孟枫位于七楼的办公室，脸上满溢的喜悦与激动，再再显现出她与葛容深浓的情谊，从不曾因为时间、空间而改变，她们整整分离了四年，多漫长难捱的岁月啊！

夏筱竹的脸庞因激动、兴奋而微微泛红，她的双眼因为那抹喜悦之情而略微朦胧，葛容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事，高中三年、大学两年，再加上这四年来鱼雁往返……要不是她们同为女流之辈，可不知要羡慕多少痴情男女，为她们“坚贞”的感情而感怀落泪！

“葛容回来了！”她重复着。

“我听到了，小姐。”孟枫缓缓的抬起头，拿着笔的手略微颤抖着。

“她回来了，难道你不高兴？”夏筱竹略微不解的望着他，眉头皱得显然快打结起来。他不该是这种反应的，她想。

“我当然高兴。”孟枫轻扯嘴角，像是在笑又不像是在笑。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认为这是什么表情？”孟枫下巴一扬，朝夏筱竹抬了四十五度角。

“我想你是太激动了——”夏筱竹替他的反应淡漠找到一个还算可以让人接受的理由。

“可——我激动的不明所以，连个笑容也做不好，这样可以了吧！”孟枫说完，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你究竟是怎么啦？”筱竹伸出手背探了探他的额头，“没有不舒服吧？”

她忧心的眼眸一迳地睨着他，令孟枫好生惭愧，他知道自己该对葛容的归来感到喜悦与兴奋，毕竟他和葛容也算是不错的朋友，但，一想到五年前的一个错误竟让自己活受罪到现在……唉！果真是自食恶果，怪不得谁！

苦了他这些年也就罢了，偏偏葛容挑这当头回来，要是她晚个几年回来，也许他已和筱竹步入礼堂，少了万般纠缠……如今，毁了！一切都毁了！

在他好不容易将筱竹找来同一家公司工作，逐步实现他多年来的计划的当儿，这葛大小姐要远从美国返台？！若她是待几个礼拜算是度个小假也就无伤大雅，怕只怕她一待就不走了，永远在这小小的台湾生根下来——这可成了他不折不扣的大麻烦了！

“唉！”不自觉地他又兀自叹了一口气。

站立在他桌前的夏筱竹不自禁的倚身向前，一张小巧的脸凑近孟枫，像是要把他瞧个仔细。

“你一定是生病了！”她迳自下个结论，“不然你不会没事在这哀声叹气的……怎么啦？工作不顺利？还是我们王大董又给你施压啦？”

“没有的事！你少胡猜了，我只是感叹人生的聚散无常，葛容这趟回来不知何时又要离开。”孟枫胡乱找个理由搪塞。

“我猜是什么呢！原来是害相思！要怪只得怪你当初不好好把握，一错过就是五年！这次总算是把她给盼回来，你得替我好好留住她，别让她又给跑了！否则——我绝不饶你！”筱竹一边娇俏的说着，一边还不忘对他施以“威胁”。

瞧筱竹说得真像是这么回事，孟枫也不想反驳她，反正这个“误会”已持续了五年，也不差在这一刻了。总有一天他会告诉她事实的真相，但却绝对不会是现在！

“是的，夏小姐！”他顺势说着，温婉的像只小白兔——不过，那也只是“假象”而已，他孟枫可不是只温驯动物，他固执起来可以像头牛，而牵不牵得动这头大牛，就得看牵过头牛的人是谁了！如今碰上的既然是夏筱竹这只美丽的花蝴蝶，他这只大牛可也心甘情愿、情不自禁的“追随”着，所以她不必花力气用绳索拉他，只消用她的美丽即可令他乖乖的臣服。

他常常在想，上天创造一个如此完美的女人来到他的生命中，是注定了他与她的缘分，而这份缘分是别人夺也夺不走的。因此，他放心用全部的耐心与勇气来经营这段情感，深信总有开花结果的一天，虽然事实往往不是尽如己意——

“哦！对了！忘记告诉你，今天晚上我已经和葛容约了见面，你没有理由不出席，知道吗？”筱竹略微霸道地说。

“我晚上有事！”孟枫真想这么回答，只可惜他说不出口，一来筱竹不会接受这个理由，二来他不想失去这个与筱竹共赴约会的机会——纵然有一个非常闪亮的电灯泡！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夏筱竹将自己重重的丢在椅子上，头仰视着天花板，恨不得将脚上的高跟鞋一踢，换上轻便的休闲服，再泡一杯浓浓的咖啡，蜷缩在软软的沙发中享受孤独宁静的片刻，这个时刻——她真的需要一个人独处，想想过去，想想未来，更重要的是想想现在。

大学毕业的学历，念的还是热门的企业管理，但出了校门却是卯足了劲也找不到一份稍稍像样的工作，不是行政人员就是秘书，再不然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类似小妹的工作，甚者屈就为廉价劳工；为了那些许微薄的薪资拼死拼活地葬送青春，因此，筱竹大学毕业一年内换了将近六个工作。

管别人怎么说呢！她不是眼高于顶更不是技不如人，事实上，她拥有一切做人的条件——一张企管文凭，托福英文成绩更是好得令人眼红，口才好、企划能力强，更是个管理人位置的不二人选……除了这些，她更有着高挑动人、美丽大方的过人外在外在，举手投足间都充分显现出一种属于女强人的气势而又不失柔媚。

换了六个工作后，筱竹听了孟枫的劝，她以最优秀的成绩进入台湾前三大企业集团——和嘉人寿，她

一向不喜欢大企业体制的僵硬保守作风,这也是她为何不参加任何公家机关或大企业集团考试的原因,而她之所以进入和嘉企业,完全是因为孟枫,也是为了葛容。

当年葛容在孟枫毕业,入伍服役将近一年后,匆匆的收拾行囊赴美留学,留下她一个人在台湾继续未完的学业,说“匆匆”是因为葛容事先并没有告诉她这个决定——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孟枫而起。

因为孟枫的不告而别,所以葛容离开台湾这个伤心地。

虽然,葛容从未曾承认。但,筱竹就是知道,是孟枫伤了她的心,她的感情……

只是,葛容也许不知道——同样一个男人也伤了她夏筱竹的心,夏筱竹的情……

葛容选择离开,而她——夏筱竹,却别无选择。

只因为她了解孟枫是个重感情的男人,只因为她深切的明白她们与他的情缘未了,还有做朋友、做知己的缘分,短时间的分离,算不了什么的……她相信孟枫的不告而别、音讯全无是有理由的。

他是伤了她的感情,因为他的不告而别,但,是友情而不是爱情;他是伤了葛容的感情,但,是爱情也是友情。

也许就因为如此,筱竹再面对他时才会有如此坦然包容的襟怀,而不是怨慰与失望。

其实,筱竹是十分地在乎孟枫这个朋友,在他当兵的头一年,整整有一年多的时间她完全没有这个人的音讯,也曾经怨他不够朋友,这么深浓的情谊竟轻

易让他给搁浅了?!她不愿意相信,她也不会相信的!

认识孟枫,是在他服股前的四个月,也就是她们大一的那年夏天,但时间对他们而言却不是问题,短短不到一个月,已让他们三人形同莫逆之交,一起去爬山、看海、看夜景,淡水、圆山、北投……无处不留下他们三人的足迹,有时一聊就聊到凌晨两、三点还舍不得说再见。更多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坐在图书馆外的廊道上,谈未来、谈人生、谈感情,谈着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许许多多微妙的感应与交集。

孟枫对她们而言是特别的,因为他不同于一般时下的大学生沉溺于玩乐,敷衍轻狂。他稳重大方,见多识广,可以和她们谈哲理、宗教、财经,也可以和她们谈文学与女人——总之,他是个十分难能可贵,可以和她们这两个奇女子心神交流的男人。

孟枫也曾亲口对她们说过:“如果早一点认识你们那该有多好,至少我会对大学的教育评价好些。”

她一直知道他是相当欣赏她们的,就如同她们十分欣赏他一般,那种感觉是不分轩輊的。

他们三个人在一块的时光是丰实而缤纷的,而她也明白孟枫早已深深的爱上葛容——这个她最要好的朋友。

于是筱竹默默地退出了——不落痕迹的。纵有万般不舍,她还是得这么做,因为——孟枫爱的是葛容,不是她。

这是残酷的事实,却也令筱竹不得不面对……

葛容一走四年,筱竹却始终替她守候着孟枫,等待她归来后与他重续未了之缘。这也是她进和嘉企业

集团的唯一原因，她深信终有一天孟枫和葛容会步上红毯的另一端，共结连理。

终于葛容回来了，她真的回来了……这一次她不会再让葛容伤心的离开——绝对不会。



下班时刻，办公室总会充斥着喧扰，有的三五成群吆喝着一起共度夜晚时光，一起品尝属于都会男女特有的孤独；有的匆匆忙忙赶着回家做饭，照料一家子老小；有的则仍埋首办公桌，继续那永远也忙不完的公事，说好听点是公务繁忙，说实在一点呢——是下班无处是归依，只能一个人，也习惯一个人。

叶刚一如往常的在五点十分走进这间位于和嘉大楼五档的组训室，他一眼便瞧见正在整理桌面准备离开的夏筱竹。

“真是难得啊！今天有事？”叶刚以他惯有的戏谑口吻吸引她的注意。

夏筱竹闻言，轻抬下头，应付似的扯了扯嘴角，算是回应。进入和嘉也快满一年了，叶刚对她算是照顾有加，让她一进入公司就很快地适应掌握整个组训部门的状况。叶刚是组训部门的经理，和孟枫是同期进来的同事，虽然两个人专才不同，但能力皆获王董的赏识，于是便指派孟枫接管业务部，叶刚接管组训部。同样的三十才俊，但给筱竹的感受却是完全不同。

孟枫成熟持稳，给人充分的安全感，略微方正刚毅的一张脸充满着学术气息；而叶刚给人的感受则截然不同，他恣意轻狂，不羁的个性，使他全身充满着一

股神秘的危险性，尤其那张太过俊俏逼人的脸，更让人看了忍不住心怯，无法直视他闪烁的双眸，她一向不喜欢这种男人——危险。

“你有约会?!”叶刚仍不死心的问。

她在心底默默地叹了口气，停下手边的动作，抬起头来正视着他，佯装不解地询问道：“有事吗？”

“没事，只是顺口问问，要不要我开车送你过去？”叶刚好心肠地说。

她讶异地扬扬眉，睁大圆眼地望着他。

“呃——我今天刚好也有点事要早点下班……”他略微腼腆的解释着。

“筱竹，好了吗？”孟枫从门外走了进来，好整以暇的问着，正要开口嘀咕她几句却意外地瞧见站在一旁的叶刚。

“嗨！叶刚，你们在谈公事吗？”孟枫想确定一下自己是否来得不是时候？！

“没有的事，我们……”叶刚指了指自己和筱竹，“随便聊聊而已。”

叶刚不断地玩弄着桌前的原子笔，让它俐落的在他的手掌中旋转再旋转。

他不会轻易放弃筱竹的，他不断的告诉自己。

从他第一眼看到夏筱竹，他就无法再对自己的心驾驭自如了，他疯狂的被她吸引，日夜想念着她——想轻吻她那性感微翘的红唇，抚摸她那柔嫩光滑的肌肤，倾听她的娇喘与呻吟……。

天啊！他是这么这么的想要她，不能自己！

望着他俩行去的背影，叶刚默默地对自己承诺

着,总有一天要让筱竹像他手上的笔,为他舞动、为他旋转……。



孟枫与筱竹一路行至地下停车场,两人倒是都挺有默契的不置一词,如今四下无人,终让筱竹逮了个空,大大的喘息,像只缺水喝的小狗,可怜兮兮。

孟枫若有所思的望了她一眼,绕到另一边替她开车门。

“哇!真够破天荒!”筱竹坐了进去,让他替她关上车门。

孟枫听了只是笑笑,趁热车的空档盯着她的侧脸瞧了瞧。

“看什么?”筱竹气闷地道。

“看你生气的模样啊!”孟枫打趣的说。

“我哪有生气?!”她大声的抗议。

孟枫还是笑笑,一双眼却半点不客气的直瞅着她。

“是……是有一点啦,”她极不情愿地承认道,双眸睨了孟枫一眼。

“叶刚——没对你怎么样吧?!”孟枫关心地问。

“他敢!”她一脸凶恶,忿声地说。

“那你生什么气来着?!”他瞥给她一个大惊小怪的眼神。

“我只是不喜欢他没事来烦我!”筱竹无奈地说。

“小姐,他是你的上司耶!没事和你聊聊,关心关心你也是应该的嘛!”孟枫不以为意地道。

“你都是这样去关心你的部属的吗？”她反问。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我知道他绝不是单纯关心我而已。”她不耐地岔断他的话，烦躁的理理长至后背的头发。

“别想太多！”孟枫拍拍她的头，不再多说什么，便踩下油门上路。

孟枫表面上佯装着平静无波的面容，内心里实则翻搅的厉害，他当然不是不明白叶刚对筱竹的心意，但他却不希望筱竹也清楚这一点。他太了解筱竹了，不希望她因为叶刚而困惑烦心，甚至因此离开和嘉、离开他——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

外表自信干练的筱竹，其实内心是脆弱不堪的，尽管她外在表现的多冷漠强势，一颗心却比任何人都细腻而多情。在工作上她是专业理性的，在感情上她却是多愁善感且无助的……。

而这些，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想当初自己不也是因为未看清这女孩的真性情才会让一连串的错误发生！偏偏这个错误始终无法昭告于世，让她多年来的沉冤，无法雪清。

葛容回来也好，只要替葛容寻求一份好归宿，相信，这会是一个转机，想及此，他又不得不怪起自己当初的年少无知与自以为是。

他懊悔不已的兀自摇晃着头，奋力想驱逐这些愁煞人的思绪，浑然不知目的地已经到达。

“孟枫，到了！”筱竹轻轻地唤着，奇怪他今天怎么特别的反常？

“噢！差点过头！”他如大梦初醒般的咕哝着，将方

向盘一转，将车停在忠孝东路上的一家“翠兰庄”前。

“你先下车，我去找停车位。”孟枫体贴的叮咛着。

她开了车门，跨了出去，将门“砰”一声关上后，又将头探进车里，小心翼翼的叮咛着：“说好不可以惹葛容生气，你答应过我要留住她的，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OK？”

孟枫失笑的睨着她，“你快进去吧！小心葛大小姐等得不耐烦走人！”

“她不敢的！除非向天借了胆！”筱竹冲着他俏皮的一笑后，便转身进了翠兰庄，纤长绝美的身影再次引来众人的注目礼。

她是上天的宠儿，集万千风华于一身。望着筱竹的背影，孟枫忍不住赞叹着。



翠兰庄是一间装潢十分典雅清新的中式餐厅，以原木装扮了一室的古色古香，伴以各式品种的兰花绿叶，或悬挂墙上或置桌面、角落。走进翠兰庄像是可以抖落尘嚣俗事般的，享受这世外桃源。

筱竹是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得知这间人间仙境，大学毕业两年了，偶有亲朋好友相邀，她就会建议到这个地方让他们一同分享这份美好，让每一次的聚会都完美的落幕。

筱竹追求的生活品味不在名牌服饰雕琢出的虚荣华丽，她企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与契合，追求的是一份心灵的响宴与完全的自适、恬静。

人的一生说来也不过数十寒暑，她不愿太苛待自

己。很多报章杂志上都称他们这一代为“新贫族”，其实这“贫”指的该是累积的财富，倒不是真让自己赚多少花多少而身无分文，而就心灵生命的层次而言，筱竹倒不认为这一代的年轻人是新“贫”族，事实上，她自认为自己很富有，因为她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让自我迈向人生颠峰，充实而满足。

“夏小姐，你的朋友已经来了，她在你常坐的那个角落等你！”柜台老板客气的招呼着，打破了筱竹的沉思。

“我知道，谢谢你！”筱竹礼貌的向老板点点头走了进去，走了两步又掉过头，“待会孟先生进来也麻烦你告知他一声。”

“我知道了，夏小姐！”老板微微颌首。

“谢谢。”

筱竹再次朝老板笑笑，回过头继续走着。

翠兰店的老板算是跟筱竹同乡，又都是客家人，因此见面总是格外亲切，老板年近四十，为人和蔼可亲又懂经营之道，才开幕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让这间餐厅常常坐无虚席，连用餐都得先订位，虽然麻烦了点，但这小缺点与这里的湖光山色与美味佳肴相比，简直就不值得拿上台面一提了！

“女人，你总算来了！”葛容慵懒的声音悠悠的传来，像是饿了三天没饭吃的气若游丝。

“怎么？时差还没调过来啊！”筱竹拉开一张木雕的椅子坐了下来，取笑道。

“小姐！我才回台北不到两天耶！调时差？！消化也没那么快！”葛容故意瞄了眼手表；“我的手表现在是